

① 京极夏彦——著 王华懋——译

百鬼夜行 阳

ひゃつぎ
やこうよう



京极夏彦作品 15
KYOJOKU NAISUHIKO

文景

Horizon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百鬼夜行 阳

ひやつ
まき
やこころ
★
よう
蔵



京极夏彦作品
KYOGOKU NATSUMIHO



文
景

Horizon

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

百鬼夜行——阳

[日]京极夏彦 著 王华懋 译

出品人：姚映然

责任编辑：卢 茗

封面插画：五 宝

封面设计：高 熹

出 品：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(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)

出版发行：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mm 1/32

印张：14 字数：301,000 插页：2

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3次印刷

定价：49.00元

ISBN：978-7-208-13957-2 / I · 156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鬼夜行·阳/[日]京极夏彦著;王华懋译. —

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208-13957-2

I. ①百… II. ①京… 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2391号

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-52187586

【目录】

第拾壹夜	青行灯	[1]
第拾贰夜	大首	[45]
第拾叁夜	屏风窥	[83]
第拾肆夜	鬼童	[127]
第拾伍夜	青鹭火	[169]
第拾陆夜	墓火	[209]
第拾柒夜	青女房	[257]
第拾捌夜	雨女	[301]
第拾玖夜	蛇带	[343]
第廿夜	目竞	[385]
百鬼图		[421]



青行灯——

灯将灭时还复明

残灯无焰影憧憧

谓时有青行灯者现

古来行百物语之人

皆以青纸糊行灯¹也，因以名之

勿于昏夜谈鬼事

谈鬼事，则怪至

——今昔百鬼拾遗 / 中之卷 · 雾

鸟山石燕 (安永十年²)

〔第拾壹夜〕

青行灯

我，有手足。

——我这么感觉。

“感觉”这种说法似乎很暧昧，但我只能这么说。

因为，我不知道究竟有没有。

不，不会不知道。我没有兄弟，也没有姐妹；也不是曾有过而手足逝世了，完全没有存在过的痕迹。在户籍上，我是独子。

但不知为何，我就是觉得有。

以前，我常在无意识中去确认我户籍上的名字旁边是否还有别的名字。需要誊本、抄本的机会不少，因此每回我都会确认。

不管查看多少次，文件上我父母底下的孩子就只有我一个。

其余全是空栏。没有任何除籍或抹消的痕迹，亦无任何但书，干干净净。即使是誊本，亦等同于公家文件，因此不可能草率记载，更不可能每一次看，内容都不相同，但……

我就是忍不住要确认。

我不是怀疑户籍，也不是怀疑自己的眼睛，也绝非在看的时候强烈质疑上头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。

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上头不会有东西，却仍半出于习惯地逐栏检视，如此罢了。因为我早就知道结果，纵然确定了真的没有，也不特别感到失望。

只是心里会萌生些许怪异感。

我没有兄弟姐妹。尽管没有，每回看户籍，都会感觉到一丝扞格。只是这样而已。

那小小的疙瘩，正是我之所以说“我感觉”的由来。这是微小的谬误。或许是误会、一厢情愿、妄想这一类。

应该就是吧。

结婚时我迁出户籍，成了户主。父母也已入鬼录，我意识到那疙瘩的机会也少了，它在我心中徐徐萎缩了。

不过尽管萎缩，却没消失。介意的频率少了，但任凭马齿徒增，它就是没有彻底消失。

然后过了壮年、不惑，那长年盘踞在我心胸的小疙瘩，化成一股模糊的不安。

有手足，没有手足——这件事已变得无关紧要。不，别说无关紧要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手足，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。

那么，为何我会这么感觉？

尽管理智明白，我心中一隅却似乎从未接受过这个事实。虽然疙瘩变小了，但依旧存在我心中。换句话说，我内心某处拒绝接受我没有手足的现实。

这是为什么？

如果是我误会了，那么我误会了什么？

如果是一厢情愿，又怎么会萌生如此一厢情愿的念头？

若是妄想……

那是怎样的妄想？

我开始介意起这些问题。

难道是我的精神出了毛病吗？如果不是，会不会是我忘了什么——而且是重大的什么？我是不是一直都忘了它？

这么一想，我不安起来。

然而，那种愚不可及、微不足道的不安，终究成了注定要埋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。实际上非处理不可的事务日复一日，多如牛毛，若不解决这些，就无法过活。记账、打电话、会客——不，比起这些，穿鞋、吃饭、睡觉、起床这些理所当然之事才是最重要的；暧昧不明的念头，其优先级极低。

我不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了。

我已经够老了。

所以没空为那种问题劳心费神。我日复一日被驱策着，对不安视若无睹地过日子。光是度日，就已如此窘迫了……

有过一场骚乱。

是一场大骚动。

有人过世，而且是社会上的杀人凶案。我以几乎是那起事件当事人的身份过了几天。说是当事人，我也只是刚好撞见命案现场，因此或许该说是相关人员比较正确。也可能曾经是可疑嫌犯。我遭到拘留，接受没完没了的侦讯。

这起事件似乎震惊社会，但没多久案子就破了。破了是破了，但就连作为相关人员的我，仍不确定事件究竟是怎么解决的。警方最后是判断那不是杀人命案了吗？不过无论结果如何、时间有多长，那无疑仍是一场大骚动；而这场骚动，也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。

事件本身无所谓。它已经确实解决了，没关系了。我的工作与那起事件的中心人物有关，我目前仍从事那份工作。由于发生命案，我的业务量增加到平时的几十倍之多。但幸而这份工作并没有出货期限之类，因此一天的工作量并未大幅增加，但非处理

不可的事务变得极为庞杂。

我的工作管理某位人士的资产，并适当地加以运用。话虽如此，我并非单纯受雇于富豪人家的监事人员。

我说的某位人士，是一名前伯爵，也就是旧华族³。现在他的户籍中只有他一个人，因此他的资产指的便是他的家——旧华族家的资产。

我是某个团体的干部，这个团体是该旧华族家的分家联名设立的，以防止旧华族家拥有的一切财产散尽。

这个团体叫作由良奉赞会。

没错……

令社会喧腾一时、被诅咒的伯爵家——由良家，管理它的财产，便是我的工作。

公卿华族大半是贫困的。据说除了掌握国家中枢要职的一小部分人士以外，几乎都为生计而苦。有家产的人坐吃山空，或是创业然后败光。这些人一辈子没有劳动过，因此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毕竟历史和声誉没办法填饱肚子。说到没有劳动经验，诸侯华族也是一样的，但诸侯至少还有土地，似乎比公卿华族好过一些。

但由良家的情况有些特殊。

由良家的分家亲戚创业全都成功。

明治中期以后，身为儒学家的由良本家上上代公笃伯爵向众亲戚商借了大笔金钱，在交通非常不便的荒郊僻野，兴建了一栋极其豪奢的宅第。至于由良公笃究竟是出于怎样的想法兴建这样一栋豪宅，无人知晓。

这块土地埋藏了由良家祖先遗留的财宝——这种玩笑般的流言蜚语似乎被煞有介事地传播着，但不必说，全是空穴来风。

没有那种财宝——应该。

由良家只留下了天文数字般的债务，以及本家与分家之间难以填补的鸿沟。

然而那些原本应该不可能偿还得了的债款，竟奇迹般很快就全数还清了。

据说这全要归功于上代当家行房伯爵——他从事博物学家这种与赚钱沾不上边的职业——娶了暴发户的千金。话虽如此，也不是请妻子的娘家帮忙还债。据说是成亲之后，妻子的家人亲戚陆续死绝，那庞大的资产与权利就这么全数落入由良家的口袋。

从当时的账册来看，动产不动产合计起来，数字相当惊人。许多公司与店铺都成了由良家名下的资产。

要让这些财产就这样被扔进水沟里吗？——分家众亲戚打起算盘来。

若是以一般的见识来看，那是一辈子挥霍不尽的金额，但由良家的情况不同。儒学也好，博物学也罢，由良家的当家都把钱花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方。管他是做学问还是消遣，在旁人看来都一样，全是浪费吧。由良家代代缺乏社会性，因此实在不可能好好经营公司行号。纵然能停止浪费，资产也绝不可能增加。

这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

不仅如此……若是由良家再度没落，蒙受困扰的将是众分家。分家不能只是坐视状况恶化。因此众人商议之后，决定以和由良家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相关人士为中心，设立一个代为管理

运用资产的组织——由良奉赞会。据说这就是它的来历。

这全是战前的事了，当然我也只是听说。如今回想，我也觉得这件事颇为蹊跷。在华族制度已经废除、爵位也早已失去威望的现代，这难免给人一种时代错乱之感。

然而，时间的流速并非每个地方都相等。由良家的时间停止了。一开始我也颇感困惑。

我是个平民，与华族原本没有任何瓜葛。我也并不富裕，是半工半读的穷学生。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叫有德商事的贸易公司谋事，除了被征兵的那段时期，前后总共任职十年。

战前，我被分配到的工作只比清洁工像样一些；但复员回来后，便被交派会计工作，我努力尽职。

我除了工作以外，别无兴趣和优点，因此宛如拼命三郎般镇日苦干，就只知道工作。

结果我似乎因此受到会长的青睐……

有德商事的会长——创始人由良胤笃，是由良家上上代公笃伯爵的么弟，也是由良分家会的第一号人物。我受到胤笃先生推举，以从有德商事借调的形式，成为由良奉赞会的理事。

然后我认识到有些地方的时间流速是不同的。

一天是一天，一年是一年——但他们的百年不及我们的一日，我有这种感觉。

附带一提，胤笃先生是在幼时——由良家受封爵位以前，就被送去分家当养子，因此他并非旧伯爵家的人。被送出去当养子的阶段，他就失去华族的资格了。

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，胤笃先生似乎与我生活在相同的时

间里。说得好听，他直肠直肚，热心做生意；说得难听，就是个贪婪的俗人吧。

然而我之前完全不清楚由良家与亲属之间复杂的内情，因此单纯地以为胤笃先生也是旧伯爵家的成员之一，一开始是以胤笃先生为基准去看待那些人的。坦白说，我想得很简单，认为即便是公卿、华族、伯爵之流，也都是胤笃先生那副德行。

然而，由良本家硕果仅存的成员——当家前伯爵，完全不是那样的人。简而言之，他不是个过日子的人。

我真的为他感到担忧，将大笔金钱托付给他这样的人，确实是个问题。

我在与世俗隔绝的前伯爵，以及宛如世俗化身的会长之间取得平衡，跌跌撞撞地努力执行职务。只管钱的话，没有华族和平民之分，这是唯一值得庆幸的事。但习惯真是可怕，几年过去，我便完全熟悉那种怪异的感觉了。

然后事件发生了。

平衡轰然瓦解。

2

怎么了，平田先生？男人问。

我茫然若失了一阵。

“金额这样就可以了吗？”

“啊——不……”

我没仔细看。我急忙望向明细，但那与其说是明细，倒不如说已经是账册了，而且有好几本，因此无法立刻确定细节。况且

我根本不清楚行情。

我不清楚——我坦白说：

“定价——类似定价的数字，这种情况完全无法作为参考，对吧？哎，这本来就是花上百余年搜集而来的东西，货币价值——或者说单位本身就有所变动，而且也得把定价换算成现在的价格……”

那样做意义不大。男人——古书肆说：

“定价是由卖家定的。在工本费上加上手续费等，若是无法回收超过这个数字的金额，就没有出售的意义。进货价加上希望的利润，就是售价，也就是定价。而另一方面，我们古书肆必须优先考虑的是买家希望的价格。这种情况下没有原价。此外，若是买家心目中的价格比定价更低，就必须估得更低一些。从预估的售价里扣除希望的利润，这个价格就是收购价。那份明细上的金额，就是这样估算出来的金额。”

原来如此，思考程序是相反的。

“旧书买卖中，很多时候折价的概念行不通。”

“跟二手货不一样，是吗？”

二手货一般都比新品便宜。

因为使用愈久，就愈会损伤或耗减。使用十年的物品比使用五年的物品价值更低。

是的，与旧货不同——古书肆说：

“要说的话，与茶具相近吧。”

确实，眼前男人的穿着打扮不像业者，给人的感觉更像茶道大师。不过这只是因为他一身和服打扮，也就是我的偏见、

成见吧。

“原来如此，不是旧的、污损的就便宜这么单纯呢，没办法机械性地定价。”

“当然，破损的会比完整的价钱更低；但有些时候即使有损伤，仍具有相当大的附加价值。”

“可以当成艺术品吗？简而言之，类似书画古董？”

对我这个不懂情趣的木头人而言，那是遥远的世界，但我听说一只茶碗、一幅挂轴要价几万几十万，有时甚至超出这个价钱。

“正确地说，又和古董不同——”

他的声音十分沉稳，很适合谈生意。

“书籍具有形形色色的价值，也和书画古董一样，具有艺术品的价值。由于美丽的装帧、出色的封面装帧画，有些书籍也被当成物品，视为艺术品。此外，书籍也具有稀少价值。发行册数极少，或大部分已经佚失，市场上没有流通，这类书籍容易变得昂贵，同时还有历史上的价值吧。如果历史悠久，即使不是名作，要价也不菲。不过还有一个凌驾于这些价值之上的——”

那就是书籍承载的事物——古书肆说。

“承载的事物？”

是指——内容吗？

“意思是写了什么有用的东西，或具有杰出的文学价值——啊，我对文学艺术一窍不通，该怎么说……”

文学价值又是另一回事了——男人说：

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，即使是旧书，也有一定的需要。”

但一本书不会只因为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作，就身价暴涨。只是被视为名作的作品，比劣作更容易售出罢了。不过一本书是名作还是劣作，是由读者决定的，而读者的标准并不一定。”

是这样吗？

“伟大的学者或评论家姑且不论，内容的好坏，不是凭一介旧书商就能决定的。即使文学家不承认它的文学价值，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想读它，对业者来说，它就是商品。我完全是将需要与供给放在天平上测量后，为它安上一个合适的价钱而已。决定它的好坏的，是惠顾的客人。”

“那么你所说的内容是……？”

也就是能不能读啊——古书肆说着露出微笑。

“因为书籍并不是装饰品，而是拿来读的。即使不论水平好坏，有内容，才能算是一本书。”

“或许是吧，但……”

“说到底，书上写了些什么，还有那是谁在什么时候写的——这些事比美术方面的价值、稀少价值等都更来得重要。比方说，附近的蔬果店老板立志写下生平传记，嗯，印个十本好了。对认识那位蔬果店老板的人来说，这或许是一本趣味盎然的书；对他的家人而言，可能是一部珍宝；但对于一般世人而言，它毫无价值吧。不是绝对价值的问题。无论卖得多便宜，应该……也不会有毫无关系的人去买它吧。”

应该没有吧——我回答：

“唔，就你说的来看，买方多么想要它，然后价格是否符合想要的心情，这就是判断价格高低的关键？”

是的——古书肆点点头。

“可是，假设那位蔬果店的老板妙笔生花，文采动人，又会怎样？”

“就算是这样，还是不会有人买吧？毕竟文笔好不好，不亲自读过不会知道。就算免费赠……唔，我的话就不会拿。”

“应该吧。但是假设有人读了它，大受感动好了。或许他会把书拿去借人，或是在公开场合赞不绝口。这么一来，应该会有几个人被勾起兴趣吧。这种情况，不必太多人，光是五六个人对它感兴趣——”

“哦，书就不够了？”

“没错，书只印了十本，可能没办法让每一个想要的人都拥有。无论如何都想得到它的人数超过剩余的册数的话，或许会形成争夺战。若是演变成竞标，即使卖方没有哄抬价格的意思，顾客也会自己加码。不，只是这样的话，应该还不算什么，但假设那位蔬果店老板竟在日后成了著名的文学家，那么这本书……”

将成为极宝贵的珍本——古书肆说：

“这种情况，书会变得非常值钱。价格会比原价翻涨好几倍，有时甚至会飙出不合理的高价。也就是原本大概免费也没有人要的书，被以远超定价的高价交易。不过对于不清楚这些情况、不了解市场动向的人而言，唔……”

它还是一本废纸——古书肆说，指着账册般的明细。

“古董的话，行情会依据鉴定师的鉴定结果而变动，但旧书无法如此。书籍的价值是极为私人的基准决定的。不会因为有人说它好，它的价值就因而提高。新书的话，有时光靠佳评就能畅